

浪漫大師郁達夫(一)

劉方矩

——郁達夫王映霞此恨綿綿

賀新郎

郁達夫遺作

憂患餘生矣！縱盡傾錢塘湖水，奇羞難洗。欲返江東無面目，曳尾途中當死。恥說與、衡乃牆茨。親見桑中遺芍藥，學青冢，假作癡聾耳！姑忍辱，毋多事。

匈奴未滅家何恃，且由他，鶯鶯燕燕，私歡彌子。留取吳鉤拼大敵，寶劍豈能輕試？殘小醜，自然容易，別有戴天仇恨在！國倘亡，妻妾寧非妓？先逐寇，再驅雉！

某君究竟是我的朋友，他姦淫了我的妻子，自然比敵寇來姦淫好得多。並且大難當前，這些個人小事，亦祇能暫時攔起，要緊的，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。

杭州美女浪漫大師

以頹廢派、浪漫派大師聞名於世的已逝作家郁達夫，頻年以還，陰魂不散，不僅郁王畸戀，毀家內幕由報章雜誌一登再登，輯印成書。而且，他的篇篇不離喝酒，玩女人，乃至挾妓留連燕子窩，抽鴉片烟的作品，也在大行其道，轉為熱門。近代文人之中，似乎再也沒有比郁達夫「流行」得更久，討論得更多的了。

實則，民國八年新文學運動後，國內所出版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，便是郁達夫的名作：「沉淪」。「沉淪」一書在中國新文學史上，可謂為開天闢地第一章。尤其，郁達夫當年所表現的驚人筆力與大膽作風，即使在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來看，只怕也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。

「沉淪」一書輯印郁達夫三個中短篇小說：「沉淪」、「南遷」與「銀灰色的死」。郁達夫

曾向友好坦承，「銀灰色的死」是他的第一篇創作，脫稿於民國十年正月初二，那時節他還沒有具名投稿的膽量，在原稿上不敢寫下自己的名字，便將它寄到時事新報的副刊「學燈」。郁達夫自嘲的說：

「學燈欄的主持者，好像把它當作了小孩兒的癢話看待，竟把它丟棄了。後來不知什麼緣故，過了半年，突然把它揭載了出來。我也很覺得奇怪。但是半年中間，還不曾把那原稿銷毀，却是他的盛意，我不得不感謝他的。」

郁達夫一直到死，都未能獲知他那篇處女作：「銀灰色的死」所曾遭到的命運。事實上，學燈主編是病逝在台灣的作家王平陵。當年時事新報的學燈，內容豐富，取材嚴謹，是新文學作品的最佳園地，每天都收到大批的投稿。時事新報的老闆，還特地給王平陵備了一個房間，作

為副刊編輯室，據王平老病逝前向筆者透露，當時他每看一篇稿子，覺得不太合用，便順手往椅子背後一丟；——由於早年作者投稿還不與附郵若干，不合則退那一套，使王平老座椅背後的存稿越積越多。多到稿積如山逼人而來，王平老只好將他的辦公桌椅一次次的往前面搬，時日一久，副刊編輯室幾乎推滿存稿，王平老的座位都已經挪到當門而設。有一天，老闆巡視，認為積稿成災，必須用壯士斷腕的決心加以解決，他請王平老在一日之內，把全部存稿燒掉。

是日也，天寒地凍，朔風怒號，王平老端張藤椅往大院子裏一坐，下令工友火燒存稿，燃起了一蓬熊熊烈火來。平老一面監督焚稿一面信手抽出幾篇重加翻閱，他怕的是萬一有滄海遺珠，一經焚如，就此不能重見天日了。便在這時，他偶然抽到了未具名者投來的一篇：「銀灰色的死

一，越看越覺得興味盎然，不忍釋手，新文學運動的第一部小說集頭一篇郁達夫的創作，便這麼奇跡似的從火焚邊緣給搶救了回來，開始在學燈突然揭載，使郁達夫一輩子也沒弄懂其原因何在。如今郁達夫、王平陵二氏俱已作古，筆者特將此一內幕寫在本文以前，也算給新文學史留下一則佳話。

妻離子散家破人亡

郁達夫，原名郁文，以字行，浙江富陽人，父郁企曾，母陸氏。郁達夫三歲失怙，賴寡母陸氏苦節撫孤，將三兄弟撫養成成人。郁達夫的長兄郁華，字曼陀，負笈東瀛，回國後服務法界，被



郁達夫（前排中坐者）與成仿吾（後排右）王獨清（左）等早年合影。

譽為當時最嚴正清廉的一位法官，抗戰期間陷於上海，被汪偽組織的特務暗殺。二哥郁浩，字養吾，習醫，一直留在故鄉懸壺濟世。郁達夫是老三，自小身弱，和他的兩個哥哥，在年齡上頗有距離，又為了父母親自幼替他訂親，引起他內心的不滿。為了表示反抗，他曾留學日本一年，從未一返國門省母。民國二十六年臘月，日軍攻陷富陽，郁母陸氏匿身屋後山洞，懼不敢出，竟在洞穴之中活活的餓死。再加上郁達夫自己一生三娶，嫡妻孫荃為他所棄，庶妻王映霞鬧出抗戰時期最轟動的桃色事件，感情破裂，終告分離。三娶南洋女子何麗有，在他被日本憲兵慘殺後四年改嫁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歷

盡人世之慘。和父母妻子兄弟兒女相處，在郁達夫來說說竟完全是悲劇。郁達夫的一生，確是充滿了悲哀和苦痛，難怪他的兒子郁天民，要在「先君郁達夫引述」中沉痛已極的說：

「惟生前遭際不偶，顛沛流離，既未獲安居，迄強虜已除，國土已復，竟至慘死於異地，而歸葬無期，不肖每一念及，椎胸泣血，悲痛萬極！」

郁達夫的早期作品，多半寫的是他自己。因此，在「沉淪」的第一段，他便有如下的自我寫照：「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——他的早熟的性格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

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」而在「銀白色的死」末一段，郁達夫更和淚以俱的寫過假想中他自己的結局，那是佈告牌上一份區公所的公告：「引路病者：年齡約可二十四、五之男子一名，身長五尺五寸，貌瘦，色枯黃，顴骨頗高，髮長數寸，亂披額上，此外別無特徵。衣黑色嗶嘰舊洋服一襲，衣袋中有 Ernst Dowson's Poems and

Prose（英國作家道生詩與散文——筆者註）一冊，五角鈔票一張，白綾手帕一方，女人物也，上有S.S.等略字。身邊遺有黑色軟帽一頂，腳穿淺黃色皮鞋，左右各已破損了。——病為腦溢血，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，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現，距死時約可四小時，因不知死者姓名地址，故為代付火葬。」

郁達夫自憐自傷，將他最後的結局臆想為「銀白色的死」，化作一俱不知名的路屍。然而，若干年後，他的死却比不知名的路屍更為悲慘。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抗戰勝利的消息傳抵他的旅居地蘇門答臘西部的巴翁公務，郁達夫在狂歡痛飲之餘，到了二十九日晚上八時許，突有一名國籍不明的青年闖進他的家裏，請他去「幫個忙」。郁達夫取上一雙木屐便出門去，——他被架上汽車，駛到科克要塞以上八公里處，被日本憲兵塞進麻袋，沉諸大海。被害後的第二天，他最小的一個女兒誕生，四年後，他第三個妻子何麗有改嫁。郁達夫在人世間留下洋洋數百萬言的作品，他止活四十九歲。

十九歲那年，畢業於杭州第一中學，在校時

最要好的同學是大詩人徐志摩。當年隨同乃兄郁華赴日，就讀於日本第一高等學校，八年後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經濟學部。回國時正值北洋軍閥盤踞全國各地時間，縱然學有專長，辯才無礙，也是朝中無人莫做官，郁達夫走上了教書而兼寫作的狹路。發起組織文學團體「創造社」，成爲全國青年學子的偶像，以一部「沉淪」而崛起文壇，名滿天下。

郁達夫自幼遵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訂了婚，對象是同鄉閩秀孫荃，唸過點書，能文亦能詩詞，小脚，是典型的舊式女子。可是她的吸收力頗強，與郁達夫婚後，居然也能寫出相當水準的白話文情書，以下所錄的一段，乃是時至今日碩果僅存的一封：

「……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，那天晚上，我對你說的讓我一人回去的話，而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發。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孩子的婦女，單獨旅行是如何苦法。那天午後，你送我上車，車開之後，我抱了龍兒，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，覺得都比我快樂。我又探頭出來，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，只見了幾家工廠，和屋子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囪，我對龍兒看了一眼，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。龍兒看了我這樣子，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，他跳也不跳了，笑也不笑了，默默的儘對我呆看。我看他這種樣子，更覺得傷心難耐，我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去，緊緊的吻了他一回。他呆了一會，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。」

洞房之夜至死難忘

就在這一次分別以後，與孫荃寫這封信的同時，郁達夫也在真情流露的給他結髮妻子寫信，從以下摘錄的這一段，以及郁達夫所作的追憶文字，不僅洞房花燭夜的情景令人有歷歷在目之感，而且，也可以充份證明，他和他的髮妻情意纏綿，在在發乎深心：

家書之一

「啊啊，我的女人！我的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女人！我終覺得對你不起！」

「計算起來，你的列車大約已經好過松江驛了，但你一個人抱了小孩在車窗裏呆看陌生行人的景狀，我好像在你旁邊看守的樣子。可憐你一個弱女子，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門，你此刻呆坐在車裏，大約在那裏回憶我們兩人同居時候，我虐待你的一件件事實了！啊啊，我的女人，我不得不愛的女人，你不要在車中滴下眼淚來，我平時雖則常常虐待你，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憐你的，却在痛愛你的，不過我在社會上受來的種種苦楚、壓迫、侮辱，若不向你發洩，教我更向誰去發洩呢！啊啊，我的最愛的女人，你若知道我這一層隱衷，你就該饒恕我了。」

「細數從前，我同你結婚之後，共享的安樂日子，能有幾日？我十七歲去國之後，一直在無情的異國墊居了八年。這八年中間就是暑假也不回國來的原因，你知道嗎？我八年間不回國來的事實，就是我对舊式的、父母主張的婚約的反

抗呀！這原不是你的錯，也不是我的錯，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親。但在這八年之中，不該默默的無所表示的。」

「後來看到了我們鄉間的風習的牢不可破，離婚的事情的萬不可能，又因你家父母的日日的催促，我母親的含淚規勸，大前年的夏天，我才勉強應承了與你結婚。但當時我提出的種種苛刻的條件，想起來我在此刻還覺得心疼。我們也沒有結婚的種種儀式，也沒有證婚的媒人，也沒有請親朋來喝酒，也沒有點一對蠟燭，放幾聲花炮。你在將夜的時候，坐了一乘小轎從去城六十里的你的家鄉到了縣城裏的我的家裏，我的母親陪你吃了一碗晚飯，你就一個人摸上樓上我的房裏去睡了。那時候聽說你正患瘧疾。我到夜半拿了一枝蠟燭上床來睡的時候，只見你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單衫，在黑暗中朝裏床睡在那裏。你聽見我上床來的聲音，却朝轉來默默的對我看了一眼。啊啊！那時候的你的憔悴的形容，你的水汪汪的兩眼，神經常在那裏顫動的你的小小的嘴唇，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。我現在想起來還要滴眼淚哩！」

「在窮鄉僻壤生長的你，自幼也不會進過學校，也不會呼吸過通都大邑的空氣，捉了一雙纖細纏小了的足，抱了一箱家塾唸的列女傳，女四書等舊籍，到了我的家裏。既不知女人的嬌媚是如何裝作，又不知時樣的衣裳是如何剪裁。你只奉了柔順兩字，作了你的行動的規範。」

「結婚之後，因為城中天氣暑熱的緣故，你就同我上你家去住了幾天，總算過了幾天的安樂的日子。……我與你在你侄兒鬧事的第二天就匆

匆的回到了城裏的家中。過了兩三天我又害起病來，你也癱疾復發了。我就決定挨着病離開了我那空氣沉濁的故鄉。

「從此一別，又同你遠隔了兩年。你常常寫信來說家裏的老祖母在那裏想念我，暑假寒假若有空閒，叫我回家來探望祖母母親，但我……終究沒有回來。」

「……我們結婚後，你給我的一鑽石戒指，我在東京的時候，替你押賣了，這是你當時已經知道的。」

之二

「船一靠岸，我左右手裏提了兩隻皮篋，在晴日的底下從亂雜的人叢中伏倒了頭，同逃也似的走回家來。我一進門看見母親還在偏間的膳室裏喝酒。我想張起喉音來親熱熱的叫一聲母親的，但一見了親人，我就把回國以來受的社會的侮辱想了出來，所以我的咽喉便梗住了。我只把兩隻皮篋向凳上一拋，馬上就匆匆的跑上樓上的你的房裏來，好把我的沒有丈夫氣，到了傷心的時候就要流淚的壞習慣藏躲躲，誰知一進你的房，你却流了一臉的汗和眼淚，坐在床前暗泣。我動也不動的呆看了一忽，方提起了乾燥的喉音，幽幽的問你爲什麼要哭？你聽了我這句問話反哭得更加厲害，暗泣中間却帶起幾聲壓不下去的嗚咽聲來了。我又問你究竟爲什麼，你只是搖頭不說。本來是傷心的我，又被你這樣的引誘了一番，我就不得不抱了你的頭同你對哭起來。喝不上一碗熱茶的工夫，樓下的母親就大罵着說：

「……什麼的公主娘娘，我說着這幾句話，就要上樓去擺架子。……輪船埠頭誰對你這小畜生講了，在上海逛了一個多月，走將家來，一聲也不叫，狼命的把皮篋在我面前一丟，……這算是什麼行爲！……，你便是封了王回來，也沒有這樣的行爲呀！……，兩夫妻暗地裏通通信，商量商量……你們好來謀殺我的……。」我聽了母親的罵聲，反而止住不哭了。聽到「封了王回來」的這一句話，我覺得全身的血流都倒注上來。在炎熱的那盛夏的時候，我却同在寒冬的夜半似的手脚都抖起來。啊啊；那時候若沒有你把我止住，我怕已經冒了大不孝的罪名，要永久的向我那年的母親訣別了……

「後來母親的氣平了下去，你我的悲感也過去了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我沒有到家之先，母親因爲我久住上海不回家來的原因，在那裏發脾氣罵你……」

「到了晚上，我捏到你的下腿，竟沒有那一段突的腿肚，從腳後跟起，到腿彎膝止，完全是一條直線。啊啊；……我已經決定帶你同往A地（安慶）。……我去年暑假鬱鬱的在家裏和你住了幾天，竟不料就會種下一個煩惱的種子的。等我們同到了A地，將房屋什器安頓好的時候，你的身體已經不是平常的身體了。吃幾口飯，就要嘔吐。每天只是懶懶的在床上躺着。頭一個月我因爲不知底細，曾經罵過你幾次，到了三四個月上，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重起來，我的神經受了種種的刺激，也一天一天的粗暴起來了。……」

「我罵你一場之後，把胸中的悲憤發洩完了

，大抵總立時痛責我自己，上前來愛撫你一番，並且每用了柔和的聲氣，細細的把我的發氣的原因——社會對我的虐待——講給你聽。你聽了反替我抱着不平，每又哀哀的爲我痛哭，到後來，終究到了兩人相抱對泣而後已。……」

憶妻之三

「妻兒因爲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，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，是去年四月中旬，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胖可愛，一舉一動，處處教人歡喜。到了五月初，從某地回京，覺得哥哥家太狹小，就在什刹海的北岸，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屋。夫妻兩個，日日和龍兒伴樂，閒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，及門前的楊柳蔭中，帶龍兒去走走。這一年的暑假，總算過得最快樂，最閒適。……」

「自從在安慶生落他以來，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，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。我的女人，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負，只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。……」

「自從龍兒生病以後，連日夜看護久倦了的她，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？自己到京之後，見了她的哀容，見了她的眼淚，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？……」

「院裏有一架葡萄，兩棵梨樹。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，他站在樹下，兜起了大褂，仰頭看樹上的我。我摘取一顆，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，他的哄笑聲，繼續到三分鐘。今年這兩棵梨樹，結滿了青青的棗子，風起的半夜裏，老有熱極

的裏子，辭枝自落。女人和我，睡在床上，有時候且哭且談，總要到更深夜靜，方能入睡。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，最怕聽的，就是這滴答的墜衷之聲。……」

此外，則還有郁達夫病中寄孫荃的一首七律，多年以來傳誦人口，被推許為繼李青蓮（白）、黃仲則（景仁）以後，卓然成爲名家的郁達夫平生佳作之一，詩云：

「生死中年兩不堪，生非容易死非甘，劇憐病骨如秋鶴，猶吐青絲學晚蠶。一樣傷心悲命薄，幾人憤世作清談，何當放棹江湖去，淺水蘆花共結庵。」

兩鬢青霜醉死無妨

郁達夫與孫荃婚後，民國十二年秋天他攜妻挈子到北平，因胡適、徐志摩之介，担任北京大學講師，每週教授兩小時的統計學。民國十四年他又隻身南下，將妻與子留在北平城裏，而到武昌大學任教授，旋又赴廣州，執教於中山大學。自十四年秋到十五年底，郁達夫只在十五年六月初到過一趟上海，抵滬兩日後他接到北平來電，長子龍兒病重，郁達夫又匆匆北上，六月十九日趕到北平時，龍兒已經下葬四天了。傷悼亡兒，和髮妻常時淚眼相看。這一回他在北平一住四閱月，暑假結束，郁達夫仍然把孫荃留在北平，滯滬兩週，再返廣州。十月三十日他向中山大學當局辭職，下定決心，往後將努力於著作翻譯。十五年十二月七日（陰曆十一月初三），是他三十三歲生日，廣州友好二十餘人爲他舉觴祝壽，郁達

夫却滿懷悵鬱，喝醉了酒，當夜宿在粵東酒樓，細想身世淒涼，一夜都不成眠，獨自飲泣到天明還作了如下的一闕：「風流事」，有以自嘲的說：

「小丑又登場，大家起，爲我舉離觴。想此夕清樽，千金難買，他年回憶，未免神傷。最好是，題詩各一首，寫字兩三行。踏雪鴻履，印成指爪，落花水面，留住文章。」

「明朝三十一，數從前事業，羞煞潘郎。祇幾篇小說，兩鬢青霜，諒今後生涯，也長碌碌。老奴故態，不免佯狂。君等若來敬酒，醉死無妨！」

十二月十四日，郁達夫別離羊城，買棹赴滬。此行目的是在重新整理「創造社」，並且主編「洪水月刊」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方始抵達上海，下榻於藝術大學宿舍。十六年元月十四日，星期五，他遇見了五百年前風流債主——雍容華貴，風姿絕世，向有杭州美人之譽的王映霞。

民國十六年元月起始的郁達夫、王映霞畸戀，由於郁達夫曾經公開發表過「日記九種」，將他熱戀時期的點點滴滴，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，成爲他一生之中最受人注目的作品。四十餘年來，散播廣遠，迄不少衰。再加上郁達夫、王映霞二人的識與不識者，爲此風流巨案，寫了車載斗量，汗牛充棟的文章與專著，相信大多數的中外讀者，早已耳熟能詳。只不過，郁達夫的戀愛日記九種，包括：勞生日記、病閒日記、村居日記、窮冬日記、新生日記、閒情日記、五月日記、容杭日記、厭炎日記在內，全都是郁達夫的私人

記載，一面之詞。尤其屢屢發表的原文，其中並無註釋，使欲知真象的讀者，很產生了不少疑問。浸假久之，將成無從查考之苦了。因此，筆者方始經由遍讀郁氏作品，有關斯案報導，綜合各家之說，保持公正立場，因而有了這一篇郁王戀史全貌的問世。

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初次邂逅，一見鐘情。時在民國十六年元月十四日，陰曆十二月十一日，星期五。地點是上海法租界尚賢里四十號二樓，一位同鄉孫含的家裏。他在村居日記中曾經坦白的說，這一見之下：

「……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，此事當竭力的進行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。」

這位「攪亂了」大文學家，有婦之夫郁達夫之心的王映霞女士，浙江杭州人，本姓金。她是浙江名士金冰孫的愛女。由於金冰孫是浙江大名士、大詩人王二南的弟子、女婿，王二南止有一子，不幸早夭，所以他將長女嫁給金冰孫以前，就雙方議定金冰孫的一子一女應入嗣王家，而由外祖父王二南躬親撫養。於是，金映霞也就易姓而王映霞了。

兩校校花叫「葶薺白」

王映霞長身玉立，肌膚白皙，從小就有「葶薺白」的雅號，由而面如銀盤，眼似秋水，鼻樑是希臘式的，長而直，嬌軀略現豐滿，却是曲線窈窕，骨肉停勻。在杭州女中和舊制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，一向都有校花之目。及笄而後，更居當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，怪不得郁達夫

和她乍一見面，立刻就墜入情網，苦戀半生，一輩子都無從自拔了。

郁達夫屢次在日記九種中提到的同鄉孫舍，其人是郁達夫的同鄉，旅日時期同學，平生最親密的好友之一孫百剛。他一再埋怨：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圍在她左右的人，他們實在太不瞭解我，太無同情心了。」其實便是孫百剛和他的妻子孫掌華。郁達夫始終都說孫百剛夫婦是他和王映霞的媒人，但是這兩夫婦却「太不瞭解，太無同情」於前，即使到了郁達夫、王映霞戀愛成功，同居十年以後，仍然絕口否認。

民國十五年秋，王映霞十八歲，由於她生在宣統元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所以她的實足年齡只有十七歲半。那一年夏天她畢業於杭州女師，在同學之中年齡最小。暑假後，王映霞被分發到永嘉（溫州）省立高級中學附屬小學任教。

行前，一手撫養她長大，外祖父而兼祖父的王二南一再叮嚀，他有一位世侄孫百剛在溫州高中當老師，和溫州道尹張冷僧、溫中校長金嶸軒都是好朋友。王二南想親筆寫一封信，請孫百剛對王映霞特別關照，王映霞却一仍洒脫的說：

「用不着，我去跟他自我介紹好了。」因此，當王映霞和她寧波籍的同班同學孫小姐，從杭州到了溫州，她便打聽到了孫百剛的住址，和孫小姐一道去登門拜訪。

當時，孫百剛新婚未幾，一對新婚夫妻，鶼鶼鶼，恩恩愛愛的住在道尹衙門對面，府學巷十二號。王映霞見到了孫百剛，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紹。孫百剛說他父親和王二南是知己好友，見

了面非常之歡喜和親熱。祇不過，論起通家世交的輩份來，王映霞要比孫百剛晚一輩。——後來彼此交往頻繁，相處得很熟了。由於孫百剛的新婚夫人和王映霞年齡相仿，也是一位從未出過遠門的杭州姑娘，她跟王映霞情好有如姊妹，彼此就都以平輩對待了。——王映霞是名門閨秀出身，相當拘禮，她起先喊孫百剛「孫老師」，叫孫掌華「孫師母」。及後，孫百剛的兄弟之交郁達夫和她成爲了夫妻，兩家人混得更熟，王映霞也「借步登高」，儼然與孫百剛同了輩份，她這才改口稱爲「孫先生」。

任教溫州四個多月，當地局勢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一路勢如破竹的自粵入閩，刻在台灣的何應欽將軍任東路軍總司令，旌旗直指江浙二省。十二月中，北洋軍閥、福建督軍周蔭人所部，被東路軍打得落花流水。於是小城溫州人心惶惶，草木皆兵，風傳周蔭人即將率部北竄，循福鼎、平陽、瑞安，前來騷擾溫州一帶。溫高附小首先停課，王映霞和孫小姐亟欲買棹赴滬再轉杭州，可是逃難的人太多，船票根本買不到。兩個年青貌美，而又人地生疏的女孩子，只好跑到孫百剛家裏去請他拿主意。孫百剛和溫州道尹張冷僧私交很好，張冷僧早就答應了他，臨到危急時可以帶他一家同走。這時節方滿十八歲的王映霞，充份表現了她的臨危不亂，有條不紊。她請孫百剛去向張冷僧多備兩張票。然後，又直言無隱的跟孫百剛夫婦說：

「我和孫小姐在此地人生地不熟，萬一將來你們二位瞞住我們溜之大吉了，那可不是生意經

啊！」

孫太太一個勁兒的叫她只管放心。可是王映霞却又很認真的說：

「不行不行，我還是不放心。我想——，最好我們明天就搬到你們家來住，我們可以睡地舖。反正後天學校不開伙食了，我們非搬不可。」就這樣自說自話自主張，王映霞和她的同班同學在孫家睡了四夜地舖，第五天上，道尹衙門來了緊急通知，要他們當天夜裏便上最後開出永嘉的一艘船，乘新江天輪直航海門。

「萬里孽緣一線牽」

王映霞在新江輪上大嘔大吐，暈了一天一夜的船，十分狼狽的抵達台州灣內的海門鎮。兩天後，再搭船到上海，她的同學回了寧波老家，她自己却一時興起，想在上海考大學，因而不曾回到杭州家裏去。如此這般，她和郁達夫「有緣萬里來相會」了。

她實在是和孫太太情投意合太要好了，兩個人都捨不得分開。當時東南各地的逃難客，全都集中在黃浦灘，旅館偶或有空房間，租房子却戛戛乎其難。孫百剛夫婦帶了王映霞，先在福照路一位同鄉家中寄宿，其後又由孫百剛的好友，時任上海法學院教授的謝韻逸，騰出了上海法租界馬浪路尚賢坊四十號寓所的半幢前樓，孫百剛夫婦和王映霞便歡天喜地的搬了進去。尚賢坊這一層樓住的全是熟朋友，包括謝韻逸一個十四五歲的弟弟，還有李劍華和他的東洋太太。男、女、少、中、日，一共是七個人，往後他們戲做打油詩

，規定好每一首詩的頭一句，都得寫上：「尙賢坊內七人居」。這尙賢坊四十號的二層樓，便因郁王之戀而轟動中外，揚名千古了。

上海北四川路底有一家內山書店，店主是日本人內山。由於藏書甚豐，內山又傾心結交中國作家，如郁達夫、魯迅之流經常都是內山的座上

客。孫百剛由於寫稿的需要，也經常到內山去看書買書。有一天，他在店堂裏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，走到內室去一看，果然是兩年不見的郁達夫，正在和內山用日語交談。久別重逢，份外欣喜，內山便命人沏一壺茶出來，讓他們落坐互道契闊。訴罷別後種種以後，郁達夫告訴孫百剛說：

「過幾天我就要回北平，看我的女人去了。」

以當時情況而論，郁達夫把他的髮妻獨自一人留在北平已經一年又半。他實在沒有理由再讓她在北平住下去。何況由於愛子龍兒之死，孫荃所獨居的北平正是她的傷心之地。如果那日郁孫巧遇，郁達夫不殷殷的問孫百剛的地址，不順口說聲過幾天去看他。那麼，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。

郁達夫和王映霞這一對冤家乍見面的前一天，他收到孫荃由北平寄來的皮袍子，他還寫信到北平表示他內心中的「十分感激」。第二天，上海天氣和暖如春，他居然穿上那件繫有愛妻款款深情的皮袍子上街。——洗了澡又

換了內衣褲，出門未久便熱出一身的汗。而且那一天他正忙着，同屬創造社的一位文友王獨清想從廣州到上海，急於籌措旅費。郁達夫專程到光華書局去辦交涉，代王獨清要四十塊錢匯去應急。偏巧光華的老闆不在，他便信步走到孫家：「在那裏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。」

記他和王映霞初見面的經過，郁達夫除了上文所引的「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……」一段以外，還有熱情澎湃的幾句：「中午我請客，請她們痛飲了一場，我也醉了。醉了！啊啊，可愛的映霞，我在這裏想她，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裏憶我？」

事實上，那有這麼簡單？那一天，十六年元月十四日，將近中午，郁達夫一面喊着「百剛！」一面拾級登上二樓。孫百剛一聽就曉得是他來了，回應了一聲。郁達夫一進客廳門，頭一眼便看見了風姿綽約的王映霞。於是，當孫百剛介紹他的新婚夫人時，郁達夫的目光，竟一直留戀在王映霞吹彈得破，眉目如畫的粉臉上。

他一面緊瞪住王映霞不放，一面在跟孫太太隨口寒暄，郁達夫佳麗在「眼」，顯得心不在焉的說：「唔唔，這位就是孫太太呀。我跟百剛是老朋友，以後一定會常常來走動的，孫太太最好不要跟我客氣。」

郁達夫的神情反應大失常態，一屋子裏三個人全都發現了。孫太太的臉色有點不大自然，王映霞被他目光灼灼的望得很窘，下意識的站起身來想要離去。孫百剛則殊為尷尬，不得不為郁達夫介紹一下，他指指王映霞說：「這位是王小姐，我們一起從溫州逃難來的」（未完待續）

名作家有江南才子之譽的汪公紀先生是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好友，圖為汪先生所繪郁達夫王映霞肖像。

